

国人必看丛书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资助项目
中国文联文艺出版精品工程项目

中国戏曲故事

传统京剧卷

张实 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ac.net.cn>



中国戏曲故事

传统京剧卷

张实 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TEL: 77000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戏曲故事·传统京剧卷 / 张实编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059-9464-5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京剧 - 通俗读物

IV. ①J8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8789 号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资助项目

中国文联文艺出版精品工程项目

中国戏曲故事传统京剧卷

编 著: 张 实

出版人: 朱 庆

终审人: 李金玉

复 审 人: 苏 晶

责任编辑: 姚莲瑞

责任校对: 李 立

封面设计: 小 马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47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yaolr@clapnet.cn

印 刷: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装 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7.75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9464-5

定 价: 26.00 元

前言

你现在打开的这本书，是我们专为青年朋友们编写的。

如果你是一位在校的学生，我们为你准备了一套别开生面的课外读物，向你呈现一方绚丽的戏曲艺术天地。你对她也许是陌生的，但她对你必定是有趣和值得你喜欢的；如果你是一位阅读的爱好者而还没有机缘与戏曲发生亲密的接触，我们为你提供的这部中国故事集，记载着许多在戏曲舞台上演绎的传奇，可以为你与戏曲之间搭一座桥梁，由此而步入祖国戏曲艺术的殿堂，得以分享这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珍品瑰宝，初步领略她的博大、丰富、优美和灿烂辉煌！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位戏曲爱好者那就更好了，你一定会在这里找到知音，找到你的许多“老朋友”，你所熟悉、喜爱的许多舞台画面，供你在字里行间咀嚼、品尝、回味你曾经的美好记忆。总之，这是一套用文字描述舞台演出，介绍戏曲精品的文化普及丛书。

戏曲是我们中国特有的，在世界戏剧文化中独树一帜的戏剧样式。她不同于话剧、舞剧、歌剧，是我们自己土地上产生的戏剧艺术。她是由全国多个地方剧种共同组成的艺术宝库，拥有三百六十多个剧种，数以万计的剧目（据1957年官方统计，仅旧有的传统剧目就有近五万多个），已有近千年演出的艺术经验积累。她扎根于民间，以鲜明的民族形式来表现中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实际生活、精神追求和社会风貌。题材丰富广阔，举凡军国大事、社会问题、家庭纠葛、爱情风波、江湖恩怨、市井传闻、乃至神话故事、浪漫传说等等，无所不包。曾有人说，通览

中国戏曲的全部剧目，几乎可以说是用戏曲体裁编写的一部中国历代社会生活的史诗。而且，体裁多样，风格鲜明，各具特色：既有忧国忧民、慷慨悲歌，又有柳下梅边、儿女情长；既有金戈铁马、气壮山河，又有生离死别、缠绵悱恻；既有忠肝侠胆、义薄云天，又有牧歌村曲、天真烂漫；既有大义凛然、祛恶扬善，又有嬉笑怒骂，妙趣横生。既有悲剧、喜剧、正剧，又有闹剧和悲喜剧。真正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我们这套丛书限于篇幅，只能是尝鼎一脔，选取部分优秀的经典作品奉献给读者。计有五种六册，分别是传统京剧卷、传统昆曲卷、传统地方戏卷上下册、现代戏卷、新编历史剧卷。每卷十五至二十个剧目，其中以世代相传，脍炙人口的传统剧目为主，兼有部分上世纪新编的优秀保留剧目；地方戏兼顾不同地区、不同历史背景、不同风俗习惯而形成不同风格的各大剧种；也兼顾各种戏曲行当、各主要艺术流派的代表剧目。

要从成千上万个剧目中遴选出不足百分之一的代表性作品；要用平面、静止的叙述，描绘、展现出以歌舞演故事的立体的舞台形象，说起来简单，写起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应邀担任本书故事改写的作者都是热爱戏曲也熟悉戏曲，懂得戏曲，对戏曲艺术研究有素的老专家、老编辑、资深学者，有的自己就是戏曲作家。他们不计较这项工作的非原创性，非学术性，非盈利性，却认准了它普及、传播戏曲艺术；传承与弘扬民族文化、中国故事、中国精神的功能与意义，不顾年老体弱，不惜费时费力，不计稿酬低微地接受并完成了这项工作。对他们的努力付出，我们谨表衷心的感谢。

本丛书名为《中国戏曲故事》，意在用文字描绘舞台演出，力求再现经典戏曲中曲折感人的故事情节、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富有艺术生命力的表演细节，而不是简单的剧目故事梗概或内容提要，但是因为改写戏曲故事在文体转换和文字表达上需要考虑的方面太多，比如剧种的地方特色不同；剧目的风格类型不同；演出的流派韵致不同；原剧作

者与故事作者的语言习惯不同等等，怎样互相兼顾而又能做到基本统一，实属不易。照应、协调不周的地方在所难免。若有顾及不到或错误之处，还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使我们有机会再版或续编本书时有所改进。

我们热切的期待，读者朋友们能喜欢这套书，并因为喜欢这套书而喜欢戏曲，走进戏曲剧场，关心戏曲艺术，了解戏曲文化。

编 者

目录

前言	1
1 赵氏孤儿	1
2 宇宙锋	18
3 萧何月下追韩信	24
4 霸王别姬	35
5 樊江关	41
6 杨排风	49
7 野猪林	58
8 下书杀惜	73
9 打渔杀家	87
10 望江亭	96
11 金玉奴	107
12 白蛇传	119
13 法门寺	136
14 审头刺汤	151
15 四进士	163
16 清风亭	177
17 辛安驿	188

18	连环套·····	197
19	十三妹·····	212
20	锁麟囊·····	222
	后记·····	234

赵氏孤儿

春秋时期，在一场血腥的屠杀中，晋国赵氏一个婴儿的性命，甄别着正义和邪恶，上演了一曲曲舍生取义的悲歌，终于助孤儿报仇除奸。事见于《左传》《史记》。

春秋时，晋灵公荒淫无道，宠信奸臣屠岸贾。这一日，在桃园新造的绛霄楼上，君臣二人，各持弹弓，弹打行人头颅取乐。大将军魏绛和老大夫公孙杵臼去桃园进谏，与屠岸贾争执起来。晋灵公却催促魏绛带领兵将去镇守边关，把他打发走了；回头又命公孙杵臼告老还乡。

接着又有老丞相赵盾前来进谏，据理力争。屠岸贾乘机挑拨，一口咬定赵盾欺君枉上，妄图独霸朝纲。灵公吩咐左右送老丞相回府。屠岸贾又进谗道：“赵盾当面侮君，就该将他治罪。”并献上一计，灵公应允。

这夜三更时分，赵盾在后园朝天祝祷。屠岸贾派来的家将鉏麇跟踪到此，听见赵盾祈祷，一心为国为民，满怀忧愤，十分感动，便从树后闪出，把如何奉命前来行刺，一一说了。鉏麇思量屠岸贾不会干休，一头撞在老槐树上气绝身亡。

次日早朝，赵盾将夜来之事奏明。屠岸贾反咬一口，道是赵盾诬告。灵公宣称有一灵獒神犬，能辨忠奸。放出屠岸贾事先训练就的灵獒，直向身穿白袍的赵盾扑去。殿前武士提弥明心怀义愤，一锤将灵獒打死，反被斩首，大骂不屈而死。

灵公一不作，二不休，下令封屠岸贾为上卿，命他将赵氏满门斩尽

杀绝，驸马赵朔赐死，庄姬公主带进宫来。

赵氏如此含冤被害，晋国人心激愤不平，引出了一串义薄云天的赵氏孤儿故事。

报信设谋

话说事发当时，有一人神色焦灼，大步流星，急急走到赵朔驸马府第门前，匆匆回头一望，似乎怕有人跟来。门前的小太监认得是老相爷的门客程婴，便叫了一声：“程先生！”程婴无暇答话，边走边叫他快去请驸马。

赵盾的儿子赵朔闻报出来，程婴一见便道：“大事不好了！老丞相不知为了何故，被奸贼屠岸贾一剑劈死。如今抄斩你的满门去了！”赵朔闻此巨变，如五雷轰顶，急忙请出公主。公主带了侍女卜凤出来，见驸马痛哭，一问原由，顿时就晕倒了。公主救得醒来，便要进宫去与他兄长灵公辩理。赵朔说他昏庸无能，听信谗言，去也无益。公主也知有理难辩，便要丈夫快快逃命。赵朔念着公主身怀六甲，就要临盆，自知必死，便嘱托道：“我死之后，公主若生一男，取名赵武，日后也好与我家报仇雪恨！”庄姬道：“那贼知我有孕，焉能放过！”卜凤焦急道：“公主乃是金枝玉叶，量他不敢加害；只是这产下的婴儿恐怕难逃毒手！”赵朔、庄姬又哭了起来。

程婴一直在焦灼地听他夫妻商议，紧皱着眉头思量。在此紧急关头突然挺身而出道：“驸马！我程婴虽是一市廛庶民，颇知大义，如今你一家被害，我岂能袖手旁观，我有意等公主分娩之后，将婴儿抱到我家抚养，将来也好与你赵家报仇雪恨！”赵朔立即跪下拜谢。程婴忙跪下扶起道：“屠岸贾这样的乱臣贼子，哪个不痛恨？可惜我们这些小民无力杀

贼！”话音未落，程婴突然神情一紧：“将来公主回到宫中，门禁森严，如何能进宫去将婴儿救出？”大家一听，更加着急。紧张思索了片刻，还是程婴有了主意：“等公主分娩之后，就在宫外张贴榜文，上写：公主得下不治之症，太医束手无策，招草泽医人进宫调治。那时我揭下榜文，应聘进宫，将婴儿盗出，你看如何？”公主觉得倒也可行。

这时远远听得人声喧闹。赵朔道：“想是奸贼领人来了，大事托付在程先生身上，你快快逃走了吧！”程婴不敢稽迟，告辞出门，回头看了赵朔一眼；又四下一望，幸好尚未被人发现，便匆匆去了。

少时，屠岸贾领了校尉冲进府来，宣读旨意：“只因赵盾欺君误国，命屠岸贾抄杀赵氏满门，驸马恩赐一死，庄姬公主随旨进宫。”公主抱住赵朔哭成一团，难舍难分。屠岸贾哪里容得，示意将公主拉走。公主被宫女拥着走了两步，挣脱回来要与赵朔说话。就在拉拉扯扯之际，屠岸贾注视公主的体态，看出她有孕在身。卜凤见状，忙上前挡住屠岸贾的视线，扶了公主进宫。

屠岸贾逼着赵朔自尽。赵朔大骂，屠岸贾下令将他斩首，又将他满门三百余口斩尽杀绝。屠岸贾志得意满，从此在晋国中就一手遮天，为所欲为了。虽然如此，他仍然没有忘记，庄姬腹中还有一个赵家的后代，必须斩草除根。

入宫盗孤

过了不久，宫前张贴榜文，庄姬身染重病，太医调治无效，招聘草泽医人。

这天卜凤正在焦急地等候，小太监引来了一个揭榜的医人，卜凤一见，正是程婴。卜凤道：“程先生，你可来了！”程婴并不答话，略一摆

手，又回头扫了一眼。领进内室，庄姬公主一见便哭泣起来，程婴忙向公主摇手，又示意卜凤出去望风。公主抱着婴儿流泪道：“此子起名赵武。想我赵家只留下这一棵根苗，先生带回抚养，要好好看待；等他长大成人，也好与赵家报仇。非但本宫，就是屈死的三百余口，也感你的大恩大德！”说罢，跪倒在地。程婴连连摆手制止，又不好上前搀扶，便也跪倒在地。庄姬欲将婴儿交给程婴，想到初生婴儿刚离娘胎就要远离，从此天各一方，生死难测，更不知何时才能相逢，哭得越发悲切。程婴心中不忍，忙劝公主：请放宽心，一定把婴儿当作亲生儿子抚养，有什么祸事由程婴一力承当。正要去抱婴儿，婴儿突然大声啼哭起来，哭得程婴胆战心惊，唯恐被人听见。庄姬忙哄得婴儿止住啼哭。卜凤唯恐耽搁得久了，也进来催促。

公主忍痛，刚要把婴儿放进药箱，程婴忽然想起一件大事，忙问：“公主，我将婴儿带出宫去，日后他长大成人，你母子如何相认？”公主暗暗点头，觉得此人深谋远虑，十分精细，便答道：“孤儿胸前生有三颗红痣，以做凭证。”程婴眼睛一亮，连忙答应：“我记下了！”公主将婴儿放在药箱底层藏好。程婴左肩背起药箱，快步出门，看看四下无人，回头一挥手，制止公主相送，便埋头沿着墙根疾走。庄姬站在门内，依依不舍地目送着程婴渐渐走远了，耳边似乎还听得婴儿在啼哭，忙问卜凤。卜凤静静一听，却是风吹得殿角的铁马作响。

韩厥盘门

程婴背着药箱匆匆疾走，正要出宫，却在宫门遇见将军韩厥。

猝然之间，程婴吃了一惊，忙镇定下来，自管走路。韩厥奉命守卫在这里，见他行色匆匆，便叫他回来。程婴慢慢转身回来，一手护住

药箱，似乎有些不解地望着韩厥。韩厥厉声问道：“什么人？”程婴坦然答道：“草泽医人。”“进宫何事？”“与公主调治病症。”“公主得何病症？”“肝郁不舒！”“可曾治好？”“药到病除。”韩厥见他左手扶着药箱，便又问道：“箱中何物？”程婴手心暗暗捏了一把冷汗：“甘草、薄荷。”“可有孤儿？”程婴略一停顿，缓缓答道：“这，这倒不曾听过有这味药材！”韩厥见他对答如流，并无破绽，便放他走。

那程婴内心极度紧张，全神贯注，应付盘问。听说让他走，恨不得插翅飞去，答应一声，抬脚就走。脚未落地，却听得韩厥叫道：“转来！你为何神色慌张？”程婴稍现紧张道：“小人乃是乡里郎中，见将军威严神武，心中有些害怕！”韩厥突然喝道：“你定有夹带！”几乎是同时，程婴断然答道：“并无夹带！”韩厥反问：“并无夹带？”程婴更加肯定：“并无夹带！”韩厥扶着腰中的宝剑，盯着程婴，围着他转了一圈：“你将箱儿放下，俺要搜！”程婴略一思索，索性沉住气，放下药箱，单腿跪在地上，打开药箱让他搜，双眼却紧紧盯着韩厥。韩厥见程婴大大方方让他搜，反倒减了几分疑心，略看一看药箱，未见破绽，又叫他走。

程婴如释重负，刚刚将药箱关上，不料一声婴儿啼哭突然迸发。程婴本能地用手急捂药箱；韩厥抢步上前，一脚踩住药箱；程婴缩手不及，却被踩住衣袖。那韩厥半拔宝剑，喝道：“啾！你说这箱内俱是甘草薄荷，为何又有‘人参’（人声）？”程婴一手依旧护住药箱，眼睁睁望着韩厥，情知再也无法隐瞒，便横下一条心来，和盘托出，想要绝处逢生，打动韩厥：“哎呀，将军啊！我是个草泽医人，与赵家非亲非故；只因他全家被害，可叹这世代忠良，只留下这一条根苗，是我不顾生死，前来搭救。今被将军看破，你若贪图富贵，将我献与奸贼，请功受赏去吧！”程婴这番话，说得理直气壮，字字句句，落地有声。韩厥心中震惊，踩在药箱上的腿，不觉就撤了下来，退后一步，打量程婴，心中暗想：此人颇有胆量！说话正合我的心意。大丈夫活在世上，理当见义勇为，还是救孤儿一命罢！打定了主意，便对程婴挥手道：“去罢！”程婴大喜，口称

“多谢将军”！忙背起药箱，临走又担心地问道：“若屠岸贾怪罪将军，如何是好？”韩厥慨然答道：“大丈夫何计个人生死！”直催程婴快走。

程婴走了几步，仍不放心，又转了回来。韩厥奇怪，问他为何去而复转。程婴唯恐他日后应对不当，走漏了消息，再三叮嘱道：“此事万不可泄漏。倘若走漏风声，我程婴一死无关紧要，孤儿若有一差二错，可叹赵氏三百余口冤沉海底！”韩厥更加震惊，暗想如此干系重大，如何能让程婴放心？只听得不远处大呼小叫，想是屠岸贾搜查来了，心中一急，不再犹豫，拔出剑来横在颈上一勒，顿时倒地。事出意外，程婴拦阻不及，抢上前去，扑在他身上，眼看着已是气绝身亡了。程婴跪在地上，耳听得人声渐近，哭又不敢哭，叫也不敢叫，只得牢牢将此人暗记在心中，擦了一把泪水，背着药箱，大步去了。

屠岸贾闻报，赶来一看，见韩厥已死，心知必有原因，径直带人闯进宫去，逼迫庄姬交出婴儿。庄姬只说是产下一名女婴，落地便死，已经丢弃了。屠岸贾不信，虚声恐吓，又令校尉们在宫内搜寻，一无所获，被公主轰了出来。

屠岸贾哪肯罢休，令人张贴榜文，晓喻全国百姓：三日内献出孤儿赏赐千金；三日后无人献孤，要将这晋国中同年生的婴儿俱都斩尽杀绝。又将卜凤传来审问，卜凤也说是产一女婴，落地而死。屠岸贾不信，将她带回府去要细细审问。

首阳定计

那公孙杵臼告老以后，隐住在首阳山中，闭门不出。

这一日，忽见程婴匆匆找上门来。他二人乃是生死之交，公孙见他神色不宁，坐下一问，程婴便道庄姬公主在宫中生下一子，被他盗出来

了。公孙一听，急忙制止，独自出门张望了一番，关好门后，欣慰道：“赵家有后，这三百余口的冤仇得报也！”哪知程婴却叹气道：“这‘报仇’二字谈何容易！”便把屠岸贾贴出榜文，若不献出孤儿，要将全国与孤儿同庚者斩尽杀绝之事，一一说了。公孙气得大骂那奸贼豺狼心肠，又急切问道：“贤弟，这孤儿就无救了么？”程婴此时方说出他思得一计，特来商议：“我有一子，名唤金哥，与孤儿般长般大。我将孤儿抱至仁兄家中，由仁兄抚养；你去出首，就说我程婴隐藏孤儿不献。那奸贼必然将我父子斩首；一来救了孤儿性命，二来救了全国的婴儿。仁兄，你看此计如何？”

公孙见程婴竟要舍己救人，极为钦佩。心中激荡，顿时有了一个主意，站起来问道：“贤弟，这抚孤与舍命，何难何易？”程婴此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想到抚孤年长月久，前途莫测，便应道：“自然是舍命容易，抚孤难哪！”公孙杵臼叫道：“着呀，愚兄已是风烛残年，倒不如你将舍命之事让与愚兄了吧！”程婴不解，这舍命之事如何能让？公孙杵臼一字一字，字字千斤地说道：“贤弟，你将金哥抱到我家，你去出首，就说我公孙杵臼隐藏孤儿不献，那贼将我和金哥杀死，那时你安心抚养孤儿，岂不是好吗？”程婴恍然大悟，略一思忖，觉得如此更为周全，也不再多说，立即向公孙跪下就拜。这一拜是钦敬，是默契，是嘱托，是生离死别，千言万语都在这一拜之中。

说定照计行事，程婴告辞。公孙出门一望，正好四下无人。程婴回头一挥，匆匆去了。

献孤救孤

再说屠岸贾一心要斩草除根，这天正在白虎大堂审问卜凤。

卜凤被押上来，昂然站立，口称无罪，并不下跪。屠岸贾不由分说，便是一顿毒打。反复追问：公主生下是男是女？婴儿何在？尸首何处？卜凤只是一口咬定：公主所生乃是一女，落地而死，尸首抛到御河之内。屠岸贾要她招认勾结外人将婴儿盗走，卜凤反驳道：“你道我勾结外人，那外人是谁？今在何处？分明是你血口喷人！”屠岸贾指着两旁的刑具道：“我劝你说出实情便罢，如若不然，你来看！这两旁的刑具，都要用在你身上！”卜凤不屑一顾，反而纵声大笑，耻笑他对一个婴儿竟然如此惧怕、大动干戈。屠岸贾见她毫无畏惧，倒缓和下来，许诺说了实话，便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卜凤冷笑道：“婴儿已死，我无福消受你的荣华富贵！”屠岸贾焦躁：“执意不招，难道你就不怕死？”卜凤道：“虽死无愧。”屠岸贾无计可施，喝令动刑，只把那卜凤打得皮开肉绽，几番昏死过去，仍然无有半句口供。

忽然，外面有人击鼓。屠岸贾下令带上堂来，问他姓名，那人小心恭敬答道：“小人名叫程婴。”卜凤昏迷之中，听得“程婴”二字，心中一惊，忙撑起身探头朝这边张望。这时屠岸贾问程婴道：“到此何事？”程婴极力镇定，朗声答道：“前来献孤！”说话间，程婴已经看到卜凤，也是一惊，便拿眼看着她，心中有话却无法说出来。卜凤又惊又怒：“啊？程婴哪！你好狠心！”程婴听她口气，并未招认，这才松了一口气，故意冷笑了两声。卜凤竭尽全力从地上挣扎起来，踉踉跄跄扑到程婴身上，发狂似的又抓又咬，恨不得把程婴撕成碎片。两旁的校尉急忙上前将她拉开，才拖开了两步，卜凤挣脱了校尉，又向程婴扑去。不等卜凤扑到，屠岸贾上前，一脚将她踢倒在地。卜凤再次挣扎起来，却向屠岸贾扑去；屠岸贾眼也不眨，劈头一剑，鲜血四溅，将卜凤活活砍死。顷刻之间，程婴亲见卜凤如此惨死，内心极度震惊愤恨，直瞪瞪地盯着屠岸贾，半晌说不出话来。屠岸贾用沾满鲜血的剑尖指着他问道：“程婴，你为何变脸变色？”程婴回过神来，赶紧答道：“目睹杀人，我有些害怕。”

屠岸贾转身坐下，便问孤儿今在何处？听说在首阳山公孙杵臼家中，

又问他是怎样知道的？程婴收摄心神，按照原来想好的话缓缓回道：“小人与公孙杵臼有八拜之交，那日去到他家探望，忽见他家多了一个婴儿。我想公孙年过七十，哪有这未满月的婴儿。是我追问，他言语支吾；方知他隐藏孤儿不献。我好意劝他献出，他执意不肯，反将小人辱骂一场。故而前来出首。”屠岸贾听得清楚，使命人立即去抓公孙杵臼。屠岸贾看着程婴，暗自沉吟，又问道：“你与那公孙杵臼有仇？”程婴说无仇。又问：“有恨？”程婴说无恨。屠岸贾骤然翻了脸，大喝一声，吓得程婴慌忙跪倒在地，只听得上面咆哮道：“你与他无仇无恨，前来出首，分明有诈。来呀，与我绑了！”程婴双手拦住如狼似虎的校尉，向上叫道：“小人有下情回禀。”屠岸贾把桌子一拍：“讲！”程婴道：“小人与公孙原无仇恨，只因大人有榜文在外：三日之内，有人献出孤儿，赏赐千金；若有知情不举者，罪上加罪。小人怕牵连在内，特地前来密告。”屠岸贾听他说得倒还有理，又问他可敢与公孙对质？程婴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少时，将公孙拿到。屠岸贾想起那日在桃园的往事，开口便骂：“大胆的老狗，隐藏孤儿不报，你该当何罪？”公孙杵臼反问：“你道我隐藏孤儿，何人得见？”屠岸贾将手一指，公孤回头与程婴相互一望，彼此心照，便叫道：“哎呀，大人哪！程婴与我旧有仇恨，乃是诬告。”程婴站在那厢，似乎胸有成竹，不屑与他争辩。屠岸贾不听公孙分说，一阵咆哮，说他隐藏孤儿，罪该问斩。公孙一口咬定是程婴与他有仇，无有孤儿献出。屠岸贾喝令校尉们乱棍齐下，一棍一道血痕，打得公孙满地乱滚。程婴不忍再看，便将脸面背转过去。屠岸贾又心生一计：下令程婴拷打公孙！说罢，便将一根皮鞭掷到程婴面前。

程婴此时，心内好不凄苦。明知屠岸贾犹自怀疑，借此试探，不能不遵命拷打；若要亲手拷打，心中实实不忍。自是要救孤儿，才找到公孙兄，定下这条苦肉计，如今连累他白发苍苍饱受苦刑，只怕今天这一关是无法逃过了！事已至此，自己这个恶人万万不能不做，万万不能露出半点破绽……种种念头，一闪而过，只得勉强拿起皮鞭向公孙走去，